



俏夕阳

# 七旬理发师的“慢剪”生活

□记者 杨颖琦 文图



“您这刀功厉害！”  
“那可不，练了快60年了。”  
……

除了刮风下雨这样的恶劣天气，在东湖早市的小路旁，总能看到街头理发师闫忠厚带着他的理发工具箱，在路旁为大家理发，常去的熟客都亲切地叫他“老闫”。

老闫是临猗人，他与理发的缘分，始于他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。那时的他，怀揣着学门手艺养活自己的想法，踏上了学习理发之路。学成之后，他来到盐湖区，在一家理发店工作，这一干就是18年。理发店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他每天迎来送往，为顾客们打造精神的面容。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练就了扎实的理发基本功，更培养了他对顾客认真负责的态度。“大家总说我理得慢，但理发不就得慢慢来，让客人满意吗？”老闫说。

然而，生活的轨迹总会发生变化。后来，老闫家中的土地无人耕种，为了照顾家庭，他辞去了理发师的工作，回到老家扛起锄头，打理自家的田地。他在土地上辛勤劳作，土地养活了家里的一家老小，也浇灌着他对生活的希望。

时光匆匆，老闫年龄渐长，女儿也长大成人。闲不下来的老闫重操旧业，开起了自己的理发店。这一开又是十几年，他的理发店成为邻里间的热门去处，大家都喜欢找老闫理发，不仅因为他手艺好，更因为他为人热情、服务周到。

60岁那年，老闫跟着女儿又回到盐湖区，开启了一段新的生

活。他在饭店当起了保安，负责招呼停车。凭借着良好的服务态度，他受到了店主和顾客的喜爱。但岁月不饶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闫的耳朵逐渐听不清了，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尽管店主极力挽留，他还是决定辞去保安工作，寻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做。

于是，街头成了老闫的新“战场”。如今，77岁的他又重新拾起了理发的老手艺，在街头为人们服务，这已经是他在街头理发的第二个年头。与其他理发师不同，老闫理发格外细致，他不仅会认真修剪每一缕头发，还会免费为顾客刮脸，甚至贴心地为顾客做简单的按摩。刚开始，由于还不被大家认识，他的生意并不太好，但老闫并不气馁，他相信只要坚持把活儿做好，总会得到认可。

事实证明，老闫的坚持是对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

的人知道了这位经验丰富的街头理发师，他的顾客也逐渐多了起来。每天上午，他的理发摊前总是排着队。有的顾客是被他精湛的手艺吸引，有的则是被他的热情和耐心打动。“他理得特别细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”一位常客这样评价老闫。

老闫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东湖早市的街头，摆好自己的理发工具，等待顾客的到来。他的工具虽然简单，但每一件都被他保养得很好。在理发过程中，他专注的神情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遇到健谈的顾客，他还会和对方聊上几句，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最近的生活感悟。尽管耳朵听不太清，但他总是努力倾听顾客的需求，尽力满足。

有人问老闫：都77岁了，为什么不在家里享享清福，还要出来辛苦地工作呢？老闫总是笑着说：“天天在家里坐着也没事干，我虽然耳朵听不清，但手脚还利索，出来给大家理理发，权当是锻炼身体了。”在他看来，理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种乐趣，一种与他人交流的方式。通过理发，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，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。

老闫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坚持与热爱的故事。在近60年的理发生涯中，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、生活的起伏，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理发手艺的追求。他用自己的双手，为人们带来了美丽和自信，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暖和人文气息。他是时光的见证者，也是老手艺的传承者。希望老闫的街头理发摊能够一直摆下去，继续为人们传递这份温暖与美好。



暖心家事

## 妈妈的颜色

□王海琳

风吹散，洒满那条金色的斯大林大街上。

不知从哪一晚开始，母亲笑着：“你爸的业余时间就是抱着椅子在家，哆嗦！哆嗦！踩得地板很响。”大院里的男人不再下棋钓鱼、抽烟聊天了，个个都和父亲一样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头上的发蜡亮光光，大食堂的夜晚变成了俱乐部，女人们着一身锦绣，高跟鞋、连衣裙，相约在俱乐部的舞池中，大孩子看着小孩子，规矩地站在两边，欣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。我的母亲身穿白色连衣裙，像只美丽的蝴蝶飞舞在悠扬的乐曲声中，伴奏的叔叔们满头大汗。叔叔阿姨们，你来我往，伸胳膊，转头下腰，尽显风采，真的是又高兴又快乐。星期天的夜晚，乐曲在快乐的大院里升腾着。

窗户上，母亲用剪刀将两块对称的白袜绸布掏出剪成雪花状的镂空花，又用绣花针将镂空花的边缘用淡蓝色的丝线做了锁边，再用细铁丝穿起，用小鞋钉订在窗框上。就是这样一块简单的镂空窗帘，将夏日的阳光装扮得晶莹透亮。单是一个玻璃窗就被母亲摆成了一道风景。

一面墙被父亲掏进去一个一米见方的墙柜，墙柜上的遮帘碎花布边上，母亲又用白棉线钩了一排水浪花，那层层叠叠翻卷的浪花，将那墙柜里的杂物冲向了大海里的港湾。母亲就是这样很随意地喜欢着白色的心情。

夏天的时候，母亲更喜欢穿自己剪裁的白色低领洋衫，长长的裙摆在风中飘舞，母亲走在夕阳余晖照耀的斯大林街上、白杨树下，迎着路人投来惊艳的目光。

如是到了秋天，母亲站在门前高高的台阶上，手搭凉篷看那天边的白云，朵朵白云是那样柔软，又是那样低沉涌动着力量，风儿将那朵朵飞跑过来的白云变成美丽流动的一幅幅画面，一会儿又被

若干年后的一个夏日，我迈着轻而慢的步伐，手打着一把遮阳伞走在大街上。街角边一间不大的咖啡店里，人们休闲地坐着，品尝着桌前浓香的咖啡。咖啡店紧挨着一家商店，商店的大橱窗里，一件亚麻质地的白色连衣裙像一朵白云从我的眼前飘过，我心里一惊，轻轻地喊着：这不是妈妈的颜色吗？我快步走向它，拿起来在身上比画着，长长的裙摆，素而清雅，领口处别着一朵淡粉色的花，我看了一眼，谁说白色没颜色？这不，正是那朵淡粉色的花让我摇曳生姿吗？

流年似水，花开花落，梦里的母亲，我们今天又相遇……

童真

## 雨中庭院

□艾达

她所拥有的  
那颗圆润而清洁的水珠  
是否愿在你的指尖停留

下雨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  
草丛里藏着的  
一扇缀满水珠的蛛网  
这是钻石的衣服，你说  
这正是你的姐姐出嫁时  
你所看到的  
无数闪耀的珠子  
垂挂在她的肩上

下雨是这样一件事：  
当你  
一个没有腰身的孩童  
在洗亮的番茄和黑葡萄前  
犹豫时  
你就会错过  
你所钟爱的那株月季  
所回应你的  
一颗娇艳欲滴的眼泪

至爱亲朋

## 黄土褶痕里的三叔

□梅若

一日，胸腔似坠着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呼吸都被压抑得艰涩。手机屏幕猝然裂开冰纹，母亲颤抖的声音从裂缝里幽幽渗出：“梅啊，你三叔走了。”那裂纹瞬间仿若在晋北二月的冻土上疯长，虬结成刺槐的根，扎进记忆最温软的褶皱。

时光退回到1985年。彼时暑气正浓，蝉蜕死死抓着西厢房褪漆的窗棂。我踮脚数檐头的贼麻花，那些细茎在风里孤独地摇曳，像极了一枝枝等待被解读卦文的竹签，每一朵都深藏着未知命运的密码。灰布中山装灌满夏风，三叔从正房檐影里缓缓浮出，衣褶抖落的阳光碎成满地金箔，在老宅门前明明灭灭。

补丁口袋掏出的黄杏，在他衣襟蹭出蜜蜡的光泽。他掌心游移的树影渗着莜面鱼鱼的醋香，那个裹挟着雁门关外七月风的杏子，在舌苔上炸开带着丝缕咸鲜的香甜。“吃个这，甜呢。”三叔的方言硌在耳膜。40年后的某

个黎明，那些记忆碎片在脑海中缓缓析出，结晶成一段悠长的往事——原来扎进掌纹的不仅是杏树的皮刺，更是那时光的倒钩。山坡上的杏树上，缀满灯笼。为摘下那最饱满的杏子，三叔爬上了树，伸展的身躯探向远方。风过，枝摇，脚滑的三叔差点摔下来，慌乱中抓住旁边的树枝，却不小心被一根尖锐的枝丫划破了手掌，血丝慢慢渗出。简单处理后，三叔开始继续向生活讨要那一点甜蜜。

1992年的暮春，莜麦拔节的声音惊醒了墙缝里的车前草。我在村北深沟里的一处坳口遇见三叔，他的脊梁已弯成一个深深的问号，仿佛在向岁月无声地询问。蓝布衫褶皱抖落的灰尘纷纷飘下，每一粒都是遗失在时光长河里的梦，带着曾经的憧憬与迷茫。他的皱纹里积着滹沱河的风霜，粗糙的手握在锄柄上，被岁月腌透的汗烟袋，在腰间倔强的晃荡。他专注着面前的活计，仿佛那片土地是他一生的守望，他要和土地摔一辈子的跤。